

“城市记忆工程”档案部门传承与 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

丁华东 崔明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上海 200444)

摘要 本文对近年来我国档案部门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活动状况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就其对档案事业自身发展的时代意义、对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传承与建构的意义及其实践与理论思考等进行了探讨。如果说“社会记忆”为档案学研究注入了学术新元素,那么“城市记忆工程”可以说为档案界开展社会记忆的传承与建构研究提供了实践载体和研究切入点,值得关注。

关键词 城市记忆工程 社会记忆 档案工作 城市文化

“The Urban Memory Project”: A Highlight Project of Inheriting and Constructing Social Memory Carried By Archives

Ding Huadong, Cui Ming

(Department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The report summarizes the activities of “The Urban Memory Project” carried by the archive department in our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And based on the summary,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ctiv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undertaking and to the archive department to inherit and construct social memory. If “social memory” has infused new elements into archives science study, then the “urban memory project” provides a practice carrier and an entry point for archival circle’s research on inheriting and constructing social memory. So it is noteworthy.

Key words: the Urban memory project; Social memory; Archives work; City culture

新世纪伊始,起于青岛市的“城市记忆工程”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一股冲击波,掀起了档案事业发展的一轮新浪潮。近年来,在我国多座城市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已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对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传承具有巨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同时也为我们探索和思考档案事业自身的发展、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传承与建构提供了新的话题。

1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城市记忆工程”

2002年,青岛市率先提出“城市记忆工程”,通过摄像、照相等技术手段,全面记录21世纪初期青岛的城市面貌,并对即将开工建设项目的原貌进行了抢救性记录。在其示范效应的推动下,武汉、柳州、大连、上海等也相继推出“城市记忆工程”项目。根据2007年在上海举办的“档案与城市记忆”研讨

会的报道以及网路搜索,目前,我国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已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沈阳、太原、长沙、福州等,而且这一活动正在逐步向地(县)级市(区)推开,不断有新的城市加入到“城市记忆工程”的行列中来。如上海的黄浦区、闸北区,辽宁的朝阳市、大连市,山东的威海市、青岛市、荣成市等等,呈现出逐层推进的良好发展势头,由自发走向自觉,不断丰富和发展“城市记忆工程”的内涵,为完整记录和追寻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做出自己的努力。

在开展“城市记忆工程”项目的过程中,各个城市结合本地域范围内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积淀,各显神通、各呈特色,以各自鲜明的主题有声有色地开展工作。如北京市档案馆从胡同入手梳理城市记忆,在小胡同里做大文章;天津市档案馆配合全市人才战略,实施“杰出人才建档工程”;广州市档案馆以城市各类景观图片和“鸟瞰广州”航拍成果展览展示不同时期广州城市面貌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历程;长沙市档案馆开展以“把最珍贵的东西放在最安全的地方”为主题的系列征集活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档案局提出要“留下城市记忆、记录人民生活变化、传承历史文化”;重庆市档案局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启动“重庆市城市数字记忆”工程,以初步建成以市档案馆馆藏为核心,以各区县档案馆馆藏为骨干,以各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馆藏为补充,连接全市各机关档案室的市、区(县)和条块结合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体系;上海市则在2005年的《上海市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以档案资源抢救、馆藏档案数字化、城市数字记忆、档案开发服务等四个子项目,抢救性地收集有关上海城市发展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的档案资料,完整记录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为构筑和完善城市记忆、塑造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提供服务。

不仅如此,各个城市不断积累经验,“城市记忆工程”项目开展的规划日渐细致,越来越有章法,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如2007年上海闵行区结合市档案局“城市记忆工程”开展的具体内容,对档案资源抢救子项目、馆藏档案全文数字化子项目、城市数字记忆子项目制定了详细的规划,明确各个子项目的目的、范围、实施方法等,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档案局在查阅区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和全区各单位档案室档案资料,寻找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历史印迹的基础

上,从六个方面入手展开记忆工程:(1)在普查辖区历史情况的基础上,将具有历史价值和山城特色的老街区、老民居、老建筑、文物古迹、历史纪念地及名厂、名店、名校等造册登记,建立起“城市记忆工程名录”。(2)通过对城区历史旧貌现状进行抢救性拍摄,建立照片、录像档案。(3)向社会广泛征集、收集与石拐区有关的文字、图表、音像等历史资料。(4)呼吁有心的普通百姓,共同帮助找寻城市变化脚步,用手中的DV或者相机记录一切,记录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变迁的点滴。(5)将馆藏照片、音像资料收集和征集到的照片、音像资料刻录成光盘,永久保存,逐步积累形成城市变迁照片、音像档案数据库,为今后以多媒体形式(电视专题片、照片、画册、展览)进行呈现做准备。(6)编印《石拐记忆》专辑,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社会服务。

“城市记忆工程”开展以来,“将记录重大活动、城市变迁与抢救性收集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相结合,将城市记忆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并举”,取得了显著成果,对此,郭红解研究员在《对“城市记忆工程”的考察和思考》^[1]一文有较具体的介绍,可见其详。

2 “城市记忆工程”对推进档案事业自身发展的时代意义

“城市记忆工程”积累、丰富了城市记忆资源,对于拓展档案工作内容,增强社会融入,提高档案部门地位,促进档案事业发展更具有时代意义。

2.1 “城市记忆工程”是档案部门承担社会记忆传承的使命工程

城市是由楼房、街道、医院、学校、商业卖场、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构成的地域空间,也是人类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交流活动的人文空间。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城市和乡村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两种不同形态,它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也必然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城市发展呈现日新月异地变化。城区面积不断扩展,道路交通日益完善,高层建筑雨后春笋,小区规划、景点建设花样翻新,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象征,也是城市生态向现代演化的标志。

档案部门以积极融入社会的心态,抓住这一时代性的关键问题和任务,开展了“城市记忆工程”,

及时填补了城市记忆保护主体(部门)缺位的现状,(在笔者看来城建部门是向“前”的、文物部门是向“物”的、图书馆是向“书籍文本”的,只有档案部门才具有能力来承担此项工作,其优势后文详述。)体现了档案工作者“以保护社会记忆为天职”的社会核心使命和职责。正如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段东升所指出的:“档案工作者在丰富馆藏档案、保全城市记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表现出了强烈忧患意识、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2]其意义就在于此。

2.2 “城市记忆工程”是档案部门开展城市文化建设的“文脉工程”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是城市记忆的实质内涵,城市记忆是城市文化的传承机制。开展“城市记忆工程”是档案人的“文化自觉行为”,其直接目的就是保护和利用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完整记录城市发展的历史面貌,使城市建设在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中凸显其文化气质、塑造出新的城市人文精神。城市记忆工程既是城市文化的抢救性工程,更是城市文化的建设性工程。开展“城市记忆工程”以来,档案部门通过收集和展示城市的“旧貌”、城市的传统手工业和社会生活景象,整合各种城市历史文化资源,推出各种档案文化产品(包括档案史料汇编、老房子老街道老胡同老字号老照片系列画册、《xxx记忆》、研究专著等学术性成果、网络历史文化信息等),让城市重新焕发了魅力与光彩。“在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以档案人的‘自知之明’想方设法开发着这些文化资源,‘发现’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这些文化遗产存在和传承的意义”,^[3]不仅使城市破损的文化得到修复,克服传统文化消失所带来的社会性遗憾,更使城市的文化脉络得到梳理与延续。

2.3 “城市记忆工程”是档案部门服务民生的情感工程

记忆附着着情感,人们对往昔的回顾与追寻,是对逝去历史的缅怀和情感的重新体验。社会记忆的过程是人的情感不断选择和重温的过程,因此,社会也被看成是一个“情感记忆的共同体”。对于一座城市来说,那些熟悉的大街小巷、古桥老宅、谋生行当、风俗爱好,就是其历史文化的载体,留下的是这座城市一代代人日常生活的印记,它融化在人们的血液里,构成人们温馨的共同记忆,成为难以排遣的情结和情感寄托。

“当传统建筑遇上现代都市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很多承载其上的城市生活印记难免日渐消逝。

而都市生活的喧嚣浮华,让置身其中的都市人往往只顾一味向前奔忙,而顾不上回过头看看身后这些逐渐远去的历史。那么,许多年后,我们该拿什么让后人重温最真切的城市记忆,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呢?”^[4]激活社会记忆就是唤起人们的社会情感,这种唤起主要依托两类基本载体,一是由物质文化遗产,如城市古老的建筑物、文物古迹、人物雕像、英雄纪念碑等;另一种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们作为特殊的社会存在物,都可被看作是“情感基因”,能引发人们的怀旧体验和“思古幽情”,为人们在动荡不安中寻求永恒和稳定,开启一条情感归属的道路。^[5]“城市记忆工程”通过抢救和整合社会记忆资源,将情感体验嵌入到历史行动中,满足人们情感体验的需要,为档案部门服务民生提供了新的活动内容。

2.4 “城市记忆工程”是档案部门参与城市重点工程建设和重大活动的接轨工程

随着我国各项社会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国力的强盛,重大活动、重要会议、重点建设项目、重大科研项目、重大改革、重要工作等“重字头”工程和活动与日俱增,档案部门如何与重点工程、重大活动接轨,参与到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和重大活动中去,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这不仅是单纯开发馆藏信息资源,提供档案信息服务的问题,更涉及到为“重字头”工程和活动档案的收集与保管提供服务,以及为“重字头”工程和活动营造文化氛围。“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为我们参与城市重点工程和重大活动提供了一个好的“接口”。如上海市档案部门围绕 2010 年的世博会,在《上海市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就提出“进一步加强档案服务世博会的工作。结合‘城市记忆开发工程’项目的实施,以各种档案文化产品及展示上海企业发展档案、上海著名人士档案、上海城市居民生活变迁档案、上海百年名校档案等方式,为筹办 2010 年世博会服务。开展 2010 年世博会史料和相关场馆后续利用的前期研究,为世博效应的延伸发挥作用”。上海黄浦区档案局在近年的工作中提出以收集完善世博档案为抓手,推进“城市记忆工程”建设,以世博会园区建设为契机,积极抢救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道路、街区、住宅、人物等各种档案资料,完整记录黄浦变迁轨迹。北京的“奥运会”、上海的世博会,档案部门都做了大量的综合性服务工作,这些参与城市重点工程建设和重大活动的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我们不能总是倡导“默默无闻”,看着别人

热火朝天地工作,我们在一边黯然神伤,不断地抱怨“领导对工作不重视”,我们不仅要能够与“重心头”工程和活动接上轨,而且还要接得好。

2.5 “城市记忆工程”是提高档案部门影响度的品牌工程

我们不能说“城市记忆工程”就是万能的,档案工作由此就可以做到“上帝的身边”,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它毕竟是档案部门在更宽广舞台上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是档案部门提高档案工作服务水平和拓展档案工作服务领域的一个重要平台。“城市记忆工程”使档案部门的社会影响度得到了大幅提高,在媒体的“见光度”大大增强。如大连市启动的“城市记忆工程”,引起了多家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华社、辽宁法制日报社、大连日报社、大连晚报社等多家报社以及大连天健网的记者纷纷就此事进行了采访,并在新华社网站、新浪网站、《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大连电视台、大连天健网及北京《新京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了相关报道。“记者在采访中一致认为,一座城市需要记忆,需要有深厚的文化沉淀,大连市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启动‘城市记忆工程’,不仅非常及时,而且也十分必要”,^[6]这是对档案部门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肯定。可以说,“城市记忆工程”已成为档案工作的一个时代品牌,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3 “城市记忆工程”对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意义

档案工作不仅是社会记忆保存工作,也是社会记忆的传承与建构性工作。把“城市记忆工程”放到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整体性框架中看,它为我们参与社会记忆的传承与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积淀。

3.1 档案部门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具有一定的基础性地位

虽然从实质上来说,城市的文化部门、文物保护部门、历史研究机构、电台电视台、街道社区等各种活动主体和社会组织,都是城市记忆的保护者、传承者,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做着城市历史文化的延传和城市记忆的建构工作,但就当前被媒体关注的自觉、主动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目的性行为来看,除档案部门外,只有少数单位和个人,如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武汉城市记忆工程”研究,苏州的田

建新、南京的高松、常熟的李笛等等(用摄像方式对城市旧貌进行影像记录)。这些“局部的、零散的、自发的行为,其成果虽弥足珍贵,但往往缺乏整体性、全面性、权威性,难以全面承担传承城市文明的职责”。^[7]与之相比,档案部门开展城市记忆工程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通过抢救性拍摄城市风貌和各种文化形态、广泛征集散存民间的城市变迁档案文献、建立“城市记忆名录”和城市记忆资源库、举办展览、出版“城市记忆”系列出版物、网络公布共享记忆资源等,融收集、保管、开发、开放于一体,资源建设与当前利用于一体,反映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发展与长远保存城市文化形态和风貌于一体。诚然,社会记忆藉由各种媒介,如文物、文献、口传历史、仪式、纪念物等,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和重温,档案只是刻写的记忆或文本的记忆的一部分,但这丝毫动摇不了它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地位。档案部门以自身的自觉行动开展城市记忆工程,这是一项综合性的为城市未来构筑历史记忆的基础性工程。

3.2 档案部门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是以专业特长服务社会记忆传承与建构的活动

在城市记忆工程活动中,档案部门运用自身原有的工作系统和馆库条件,为城市记忆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人力、物力、设备的支持和保障,不仅填补了在当前的社会分工中,城市面貌记忆保护主体“缺位现象”,更是运用我们长期在档案工作中积累的方法、技术和经验,以专业化的技能服务社会记忆建构,显示档案专业特色和专业辐射力。这些经验、技术和方法包括:一是传统的文件实体管理经验,这是我们在长期的档案管理实践中所积累的关于纸质、照片、声像、电子等各种载体档案实体的收集、整理、组织、保存、保护的方法、技术和经验,是对文献资源的组织和管理方法、技术和经验,也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管理技能;二是文件内容挖掘和展示的技能,这是我们在长期档案编研和档案信息开发利用研究中积聚的技能和知识,包括档案的展览、档案的汇编、档案图片选编、档案的网上公布等。如上海市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城市记忆》系列图书,以老上海为题材,包括有着浓郁上海情结的《石库门前》、红绿灯下的《车影行踪》、书声琅琅的《学堂春秋》、“万国建筑博览会”之后的《外滩传奇》、赋予了摩登新含义的《职场丽人》,以城市、生活和人为主线,雅俗共赏,令人耳目一新,提高了档案部门的社会影响力。^[8]三是电子文件(文本、

图像、声音、声像、多媒体等数字式文件)的管理及其网络资源组织的经验。这是现代技术发展以来,档案界不懈努力所积淀的对新型载体文件管理的方法、技术和经验,这次派上了“大用场”,也显示了我们的“大作为”。在城市记忆工程活动中,我们拍摄收集的各种数字文件、组织的数字信息资源库、建设档案信息网站、建立覆盖全市范围的城市记忆资源体系等,都是我们现代专业技能的使用和展现。通过电子文件及其网络资源组织,我们为档案家族的新成员建立了新的“生态系统”和“生存空间”。

3.3 档案部门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为档案部门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发挥作用积淀了经验

保罗·康纳顿所言:“过去的现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生活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9]在近年来的社会记忆研究中,人们十分关注社会记忆在国家民族认同、对生活意义的理解、汲取思想资源方面的重要作用。档案界对此深有同感,从近年来的会议、论文中,可以看出档案界对档案记忆资源在国家、民族认同感强化中重要作用的理解和认知。“城市记忆工程”体现了加拿大档案学者T.库克的思想,即“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10]这是一种对于人类未来的关怀。“城市记忆工程”为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如在收集范围与整合资源方面的经验、在组织规划方面的经验、与社会协调互动方面的经验、争取政府支持方面的经验,为我们延伸保护、传承和建构社会记忆的领域(如城市延伸到乡村、由组织延伸到家庭等),挖掘深度社会记忆,构筑更加全面的社会记忆提供了经验范型。

4 提高对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理论关注和学术探索

档案记忆观已成为档案界观察档案现象的一个新视野,但对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研究,我们的拓展力度似乎不大。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受到传统思维定势的围限,在研究中我们不自觉地就作出“档案是……载体”的论述,不自觉地就把社会记忆看成是实体性的概念,用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的概念

体系(信息的收集、获取、整序、存贮、加工、开发)来解释档案与社会记忆现象。这反映出档案界对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不够深入,更反映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取向,我们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尚需深入探讨,以建立新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路径,而不是简单的套用原有的理论体系。

如果说“社会记忆”为档案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学术元素,那么“城市记忆工程”可以说为档案界开展社会记忆传承与建构研究提供了实践载体和研究切入点、新契机。由“城市记忆工程”出发,给我们带来的学术思考,主要有两个层面:

其一,是工作性质的研究,即围绕如何将社会记忆活动开展得更好,我们还有哪些不足展开研究。如有的学者指出:“作为城市档案部门自发的一种行为,也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方,比如,国家是否应该以法律形式对主动记录加以支持和保护,应以什么样的科学理性标准对城市记忆活动加以引导和规范,开展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同时,如何对城市典型记忆进行再现和传播等”。^[11]人们认为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档案部门主动为城市留下记忆大有可为,此话不假,但如何更有力的建构记忆,如何提高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展现能力、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证明能力、对民众生活的再现能力?如何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建立有效的社会记忆保护机制、传承机制和建构机制?如何做好与文物、社区档案、家庭建档的衔接与配合?等等,都有待深入探究。段东升副局长指出:从记忆的角度来看待档案,为我们分析、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法。用“记忆”诠释档案起码有三个现实意义:一是可以增强公众保护档案的自觉意识,且更容易拉近档案与公众的联系;二是可以增强社会和公众对保全档案文献遗产的责任感;三是有助于档案部门拓宽档案资料收集工作的视野。笔者认为这也是从工作角度提出的对“城市记忆工程”的理解。

其二,是理论性质的研究,即由“城市记忆工程”拓展我们对档案与社会记忆关系的更深思考,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关于社会记忆建构问题的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不能认为历史档案与社会记忆是同一的,历史档案是死的,是不可更改的认识的积累,社会记忆则是活生生的,它从情感的视角体验过去”。^[12]对此,我们有何看法?这里面又包含着对“档案”与“社会记忆”的怎样理解?

在有关“城市记忆工程”的研究中,我们将“城市记忆”理解为“城市记忆是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是人们对这些历史记录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提取过程的总称。”^[13]这样的表述是否会将“城市记忆”限于文本的范围,限于自身专业假设之中,又怎样与社会记忆理论中对城市记忆的理解相衔接?

在档案学为数不多的有关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的研究中,对于传统档案管理几乎都采取了后现代学者的批判性态度,认为在档案管理中渗透了国家的权力,“传统的档案观必然与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业已形成的顽固偏见相呼应,那就是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这种做法让官方叙述占有特权,却忽视社会中个人和群体的记录,忽视了他们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国家的影响”。^[14]先不论这样的表述是否准确,单就 T.库克所要表达的思想而论,“城市记忆工程”是否表明了档案工作正在由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话语向以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的转变?不仅如此,我们更需深入思考档案管理中国家权力的正当性问题。没有政府的支持,“城市记忆工程”能否如此“有声有色”地开展?我们在强调档案工作由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是否就意味着要抛弃国家模式?舍弃国家模式,我们又如何去建构更加全面的社会记忆?

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学术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和自觉意识。总之,从社会记忆的视角看待和研究档案现象,它把权力、利益、情感、社会情境、群体力量等诸多社会要素引入到档案学中来,它所给予我们的学术思考会更加深刻,需要我们发挥学术想象力,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体系,积淀我们的成果和知识,以形成新的档案学理论范式。

(* 本文为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研究”成果之一。)

参 考 文 献

- [1] 郭红解.“城市记忆工程”的考察和思考[EB/OL]. [2009-03-24].http://www.archives.sh.cn:8888/web/platformData/infoplat/pub/sdajytw_24/docs/200903/d_276532.html
- [2] 邹伟农,李军.“档案与城市记忆”论坛在上海举办[EB/OL]. [2009-03-24].http://www.archives.sh.cn:8888/web/platformData/infoplat/pub/sdajytw_24/docs/200803/d_180027.htm
- [3] 郭红解.档案人的“文化自觉”[J].中国档案.2007(1)。
- [4] (作者不详).城市记忆,让后人找到回家的路[EB/OL]. [2009-03-24].<http://www.xici.net/u11599643/d79315493.htm>
- [5] 郭景萍.社会记忆:一种社会在生产的情感力量[J].学习与实践.2006(10)。
- [6] (作者不详).多家媒体关注大连“城市记忆工程”[EB/OL]. [2006-3-27]. <http://www.smedl.gov.cn>。
- [7] 郭红解.对“城市记忆工程”的考察和思考[EB/OL]. [2009-03-24].http://www.archives.sh.cn:8888/web/platformData/infoplat/pub/sdajytw_24/docs/200903/d_276532.html。
- [8] 冯绍霆.石库门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前言。
- [9]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
- [10] T. 库克. 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档案学通讯.2002(2)。
- [11] 刘守华.“档案与城市记忆”论坛综述[J].中国档案.2008(1)。
- [12] 郭景萍.社会记忆:一种社会在生产的情感力量[J].学习与实践.2006(10)。
- [13] 刘守华.“档案与城市记忆”论坛综述[J].中国档案.2008(1)。
- [14] T. 库克. 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档案学通讯.2002(2)。

2010年《档案学研究》杂志增刊征稿启事

本刊将于2010年7月出版一期增刊,欢迎大家积极踊跃投稿。

本期增刊以“科学发展与档案工作”为主题,开辟有基础理论研究、档案行政管理、档案法规标准、档案资源建设、档案资源开发、档案保护技术、档案信息化、境外学术交流、人力资源建设、档案史料研究、专门档案管理等。

有投稿意愿者,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将稿件发至本刊编辑部,并在电子邮件“主题”栏目中注明“增刊”字样,字数不超过4000字。来稿务必在文后注明作者的姓名、单位、邮编、地址以及联系电话。投稿一经录用,本刊将以电子邮件方式予以答复。电子邮箱: daxsw@263.net
联系人:范业凡 电话:63018706